



腹有诗书气自华 桃李成蹊自芬芳

——访著名学者、书法家陈初生



陈初生教授

■ 本报记者 喻海清

老友颜长奇的书法近年来奇迹般地长进,理论功底和笔法变化几近炉火纯青。究其故,原来是得到了他的师父陈初生教授的指点。4月20日,我们连夜来到了古老又新奇的羊城广州。陈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采访一行。

暨南大学,三余斋。

没有屏风,书斋被桌柜分割得曲曲折折,有种历史的辽远与纵深。墙上的古隶书法格外引人注目,仿佛是在诠释远古的生命。橱柜里的青铜器与古陶瓷,折射着幽静而耀眼的光芒。

茶香弥漫。

幽幽的,淡淡的,好象不能单传之于嗅觉,而要靠全身心去感受。这茶香悠悠地弥漫过来,又翩翩地荡漾开去。

畅饮,畅谈。

我觉得,这茶香就像是一幅古画,在沧桑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徐徐展开;也像是一卷书简在一页页断断续续地倾诉;更像是那支古老的梅山歌谣被醉醺醺的纤夫唱得东倒西歪天旋地转。

难道是砖茶?陈教授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正是湖南安化20年前的砖茶。无需细究,我只是顺着这茶香听下去,看下去,想下去。我在长沙、安化和涟源都不曾喝过这种茶,陈教授在书斋里用砂罐煮的茶另具韵味。

陈教授说,他是涟源伏口人,我顿起乡情。伏口距我老家仅20里,那里曾留下我青春的足迹,放飞过许多青春梦想。

眼前这位慈颜和蔼的陈初生教授使我一见如故。他于1946年生于湖南涟源伏口,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生专业,师从容庚、商承祚教授,获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他进入暨南大学任教,历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暨南大学语文中心主任和暨南大学艺术中心主任。1986年,他被破格升为副教授,1991年被评为教授,成为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州诗社社员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传承与创新并举 事业与生命共存

陈初生教授是著名的学者,他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和书法学等方面都有专深的造诣,成果颇丰。例如,《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达法》,从甲骨文中发现一种后来消亡了的独特的三宾语句式,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这一发现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古文字形体的动态分析》,对发展变化中的古文字形体而言,作者主张把每个古文字形体置于一个大系



陈初生教授(左)与本报记者喻海清合影

统中,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每种结构,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古文字校勘刍议》,陈教授主张建立古文字校勘学,扩展了传统古文字学的领域等。

陈教授与人合著《陈教授撰写30余万字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以其严谨科学的体系、独到的学术精神颇受学术界关注,也被多家高校作为教材而长用不衰。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台湾复文书局相继出版的《金文常用字典》,则是他的扛鼎之作。该书开创了金文字典编纂的新体例,形、音、义相结



陈初生教授(左)、全国著名书法家颜长奇(中)、文化名流贾缙绅(右)

合,取舍严谨,查检方便,被学术界誉为“至今为止仍是一部适用的古文字字典”。此书一经问世,便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中国新闻出版署首届辞书奖。更为难得的是,全书65万字,全部是陈教授手写而成,单那工整之极的蝇头小楷,就不能不叫人惊叹。

一位学者,一位古文字学家,似乎难免几分迂腐,以至跟现时书法格格不入。但正因为他有学者独有的眼界与学力,他在书法方面的道路选择必然与众不同。他既不会食古不化,做前人的翻版抑或是文物的复原,更不会紧跟时风炒作概念。而是以独到的眼光将书法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于是,他以历史的责任感毅然地选择了甲骨文、金文和秦隶。

在我看来,先生的书法选择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高”,那就是立足点高、眼界高、格调自然也高;二是“古”,其文字造型都是比较远古的,其存在是原始生成状态的,它经过时间的陶冶后已没有了常见的火气和强烈的功利性;三是“雅”,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陈先生有几十年功夫的锤炼,又有满腹诗书浸润,他笔下那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浓郁书卷气便如白云出岫般自然而鲜亮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陈教授的古文字书法既不会老雕虫式寻章摘句,也不是封建文人那游戏式的把玩,更不是钻进牛角尖自封自诩,而是把一个个古老的汉字看作是如青铜器、兵马俑般的先民生命的演绎与破译。这使人们能藉重构文字艺术世界以深入远古的灵魂,也能再次解构汉字诡谲多变的造型而为文字的创新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信息。

磅礴开阔的气势 运用自如的笔法

陈初生先生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在湖南涟源读中学时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初露才华。入武汉大学以后,得到了著名学者、书法家刘颀教授的指授,主攻篆隶,隶书习汉《史晨碑》、《曹全碑》、《华山碑》,篆书习《峯山刻石》、《三体石经》等。尝以小篆写《毛泽东诗词》,得到刘颀教授的批改,获益良多。攻读古文字学以后,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指导下,遍临甲骨文、两周金文及战国秦汉

分析,便不难发现他的书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复古出新。陈教授的甲骨文、金文、篆隶为人所称道。他尤擅秦隶,展现书家个性。秦隶这种具有原始生命意味的古隶,蕴涵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陈初生笔下的秦隶有对前人书法的复古,更多的是他独具特色的创造。怀湛先生在论及陈教授的秦隶时做了较好的分析:强调谨随篆意,在快节奏与连笔意识下,字形结构更趋简洁。圆势变成方势,且空间意识多变,由均匀切割走向不平均切割。以石鼓入书,蚕头雁尾时断时续,在线条摆布与表现方面注意提按顿挫的变化,更富于节奏感。纵势开阔,正大方圆,初显波挑、掠笔。竖画或呈悬针形,或呈垂露,在灵动多姿中,明显朝有波磔趋势的八分规范过渡。陈初生的秦隶的最大特色是纵向取势,去方折取圆斜,改扁平为长方,不同于常见的横势隶体。皆因隶由篆变,在打散固定模式方面有着层层递进的持续发展,反映了古隶的不稳定性。陈初生在解构、重塑及再现古隶的复原性工作中,以学者的缜密严谨,围绕古隶求变的精神内核。一反传统书家和论者象征、即兴、跳跃式的类比思维模式,代之以非写实艺术的抽象、符号化、可验证的逻辑思维,使复原性能有法可依,因度而适,用理性思维的精密和深度,守护着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第二,体势奇逸。陈初生精研体势,增损古法,尚势变隶,取韵成书。他的秦隶比大篆自由洒脱,比汉隶又多几分古拙奇宕。他讲究空间分割及字的造型,使其体势开张大气。他以金文笔意写简牍,纵势上耸,增字之长,动静相生,中敛外舒,出乎意料而又在意料之中,观赏者无不称妙。

第三,笔法独特。陈初生用笔颇得篆籀气。他虽依古法却不受拘束,借复古以趋新。观陈初生作书,法度雍容,气满在握。用笔悬肘、回腕、虚掌、控指、运气等无所不使,行笔快慢疾迟有度,韵律节奏张弛有序。有时指转作毫锋铤笔,有时把笔使转直折而下,线条呈现外方内圆的形态。隶变未定,篆法犹存。陈初生又以金文石鼓的篆意入隶,在圆笔的基础上,藏锋为主,侧锋偶

露,将金文石鼓圆浑饱满的线条,向纵势峭行,令其直线飘忽灵动,斜线涩劲力行,弯线稳重端庄。翰不虚动,下必有由。陈初生几十年的书学历程都谨守着这些古训。陈教授的认真是出了名的,这与他几十年传道授业分不开。不敢说他的书作全是精品,但可以说,他绝没有粗制滥造、随意应付的低劣之作。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2年,陈初生教授参与创建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艺术中心,是全国综合性高校开展艺术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其后,他又建立了书法硕士研究生点,培养了大批书法专业人才,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打下了基础。陈初生教授出版书法著作多部:《唐诗五体钢笔字帖》(合著)、《唐人绝句六体硬笔字帖》(合著)、《陈初生书法选》、《陈初生书法集》、《陈初生自书三余斋诗词联语》等。

腹有诗书气自华 人间遍种文明花

陈初生可以说是饱学之士,他的学问做得好,博古通今,书法学与文字学的造诣更为人称道。做为艺术教授,他不仅仅把容庚、商承祚先生的优秀学术品质与研究方法继承了下来,将衣钵传给那些心爱的弟子,还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与襟怀去感染学生。

他的课堂,既有夫子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又有哲人妙理宏论的通达思辨,更有智慧与禅心,妙语珠联,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五七光阴隙里过,征途迢递感蹉跎。
栖坛振铎甘燃烛,续典为文效伐柯。
直项每思除恶竹,平心唯论护嘉禾。
书生依旧峭峰骨,铁砚勤磨发浩歌。

陈教授这首《五七抒怀》正是他振铎羊城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也是他勤磨铁砚、发古出新的真实写照。

在给书法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创新的话题引起了师生的极大兴趣。学生列举了时下种种新招是如何的做古做秀东拼西凑,又是如何的瓦缶雷鸣喋喋不休。陈教授笑了笑,念了一首他的旧作:“时人竟说创新声,一蹴狂涂博令名。试睹龙芽长叶劲,根深原不类飘萍。”这绝妙的回答,引得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陈教授借用诗的形式在课堂、在研讨会、在交友等种种场合都恰到好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正是这样吗?谈书法,表达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艺匠原无坐得功,概由规矩究穷通。谁云叱咤摘星手,只在从容一弄中。”会朋友,他谦虚自诫绝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句句出自肺腑令人敬佩——“商甲周金秦汉简,唐碑晋贴认纯真。身价半介书奴耳,一路风尘望斫轮”(《新会行》之一)。游山川,他逍遥自在而又豪情天纵。回故乡,他更是魂牵梦萦诗兴盎然——“涟源吾故土,时惹梦魂牵。伏口双流激,桥头一塔尖。乌金夸矿富,幽壑助山妍。不负诗乡誉,华章耀锦笺”。游览名胜古迹,发怀古之幽思,写胸中之逸气。

陈初生教授性格爽朗,做人磊落。他和记者谈及家乡娄底的巨变时赞美不已。但是他略有伤感地说,娄底对文化还是缺乏理性的尊重。他说,对人才是否尊重这个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娄底的书法艺术在全国是拔尖的,如鄂福副市长、魏华政老书记等的书法艺术都造诣颇深。为什么新市政府大门前的孙水河公园题词,是用钢笔写后放大雕刻的呢?这让充满文化品位的公园顿时逊色。为此,他很痛苦。他说,如果有一天,不管写得再好还是不好,只要是用毛笔写好后,原汁原味地刻上去,他的心情就爽朗了。

陈教授的诗词楹联创作成果是丰硕的。在这里,我们只是粗略地了解他的诗艺而已。他创作的勤勉与高格同样是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的。他曾经将战国中山王铜器铭文集成对联100多副。我想,这不单是勤勉,也不单是学问与才气就能做到的。

陈教授带我们观赏了他的藏宝,告诉我们,他50岁以后,略有积蓄便从事古物收藏。他经常徜徉古玩市场,淘物怡情。外出开会旅游,每到一地必去古玩街市。他的收藏,不拘一类,随缘而动,或陶瓷,或玉器,或铜器字画,或木器砚石杂件。所交学费固然不菲,而真善美者亦多有所获,为存古物于国门之内尽了绵薄之力。

这就是陈初生,教授、学者、书法家、诗人。我们不必为他定位,但我们见到了一位真真切切的师长。

我懂得好颜长奇书法进步的缘由了!祝福师徒二人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更展宏图、更立新功!



陈初生教授(左)与弟子颜长奇